

林清玄
作品

Lin
Qingxuan
Works

精
装
典
藏
版



形影之间 观世事

比景泰蓝更蓝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林清玄
作品

Lin
Qingxuan
Works

形影之间 观世事

比景泰蓝更蓝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形影之间观世事 : 比景泰蓝更蓝 / 林清玄著. --
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 12
ISBN 978-7-5502-8825-6

I. ①形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4254号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形影之间观世事：比景泰蓝更蓝

作 者：林清玄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：管 文
特约监制：林 丽
特约编辑：朱六鹏
封面设计：郑金将
版式设计：朱明月
营销统筹：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14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5印张
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02-8825-6
定价：39.8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蓝之又蓝
自序

夏天的时候，我返乡居住。由于我的故乡离作家钟理和的纪念馆不远，于是我约了兄嫂，带上孩子一起去钟理和纪念馆瞻仰。车子开到半路，正穿过美浓乡间秀美的田园时，突然雷声大作，一阵气势汹汹的西北雨漫天泼了下来。然后我们经过双溪，转入笠山，到了纪念馆，发现里面空无一人，虽然大门开着。

我们在馆内看了钟理和的遗稿，以及他的照片、铜像和陶像。我站在纪念馆二楼的阳台上，看着连绵的雨，想着这非常热带的林木之中，是如何诞生一个令人钦仰的作家的呢？

当我们回到一楼的入口时，我看到纪念馆在出售钟理和的遗作、美浓的风景明信片，这些收入将作为纪念馆的基金。我对大哥说：“我想买一些书和明信片送给朋友。”可是纪念馆中空无一人，我绕馆一圈，呼喝道：“有人在吗？”

无人回应。

我看到大门旁边贴了一张纸条：本馆因人手不足，只有星期六和例行假日开放，平日若要参观，请顺着馆前左侧的小路向前走一百公尺，找钟铁民。

我指给哥哥看，他说：“那我们去找钟铁民。”

“这样不好意思吧？”我担心突然造访会惊扰铁民先生。

哥哥说，他和钟铁民都在美浓的中学教书，算是旧识，钟铁民又是我大姊的孩子的国文老师，因此突然来访应该不会惊扰他。哥哥还消遣我：“你已经染上台北人的坏习惯了，看朋友还要先约好时间吗？”

我们沿小路前行一百公尺，一路上林木苍盛，两边种了许多瓜果和蔬菜。我们一直走到一座门口有一棵龙眼树的三合院前，那龙眼树果实累累，我们在门口高喊：

“有人在吗？”

“铁民兄在吗？”

我们喊了许久，无人回应。

我们只好沿着原来的小路走回纪念馆，听到远处传来“吧啦不鲁”喇叭声，原来是卖土制冰激凌的小贩到纪念馆来卖冰激凌。

“三十块。”他说。

我买了几个冰激凌给孩子们，我自己也吃了一个。这种“吧啦不鲁”冰激凌又软又绵，是我儿时最向往的东西，唯一不同的是小贩当年的三轮车换成摩托车了。

“外地来的吗？”小贩边挖冰激凌边用带客家腔的国语问。

我们尚未搭腔，他又说：“可怜哦！这是我们美浓的一个作家哩，听说是饿死、病死的，写字赚食实在是太艰苦了。”

“嘿，我还听说，”那小贩语气较为神秘地说，“这个作家临死之前传下家训，子子孙孙不得以写作为业呢！”

小贩卖了冰激凌，见纪念馆里没有其他顾客，便跨上摩托车，回头对我们说：“我先失礼！我卖冰，有卖就有赚，写字的，写了不一定有赚，这个你懂吗？”

哈！摩托车开走了。

“我懂！我懂！我懂！”我点头如捣蒜，孩子们都笑起来。

那小贩做梦也想不到，他是在教训一个写字的人。我在心里想，像钟理和先生一样的悲剧，但愿此后不会再生。

看到卖冰激凌的小贩的影子消失在槟榔林里，我觉得写作的人

也没有什么不同，也是在暑热焦渴的生命中贩卖心灵的冰激凌，只不过没有沿街叫卖罢了。

回到台北以后，我接到邱鸿翔兄的电话，他谈到“台湾笔会”和“钟理和文教基金会”正在办“杨达、钟理和回顾展”，希望能再一次向杨达、钟理和等前辈作家致敬，从而唤起大家对文学的重视，并期盼尽快在杨达奉献了半生的东海花园建一座“杨达纪念馆”。

这个构想很令人安慰，说明了写字的人虽然寂寞，也有很不寂寞的地方。

鸿翔兄把计划寄给我看，我对其中的几句话玩味再三，心中感慨。

这几句话是：“盖一座文学纪念馆，定一个文学纪念日，为一条街道取一个文学性的名字……花费并不多，但是可以让更多的台湾人浸淫于人文国度里，活得有气质、有美感。”

是呀，别让卖冰的看扁了！

每一个作家都有不为人知的寂寞的一面——或者在热闹的街头踽踽独行，或者在静谧的山林思潮翻腾，或者坐在小小的书桌前写下一道一道生活的刻痕——都是要独力品尝生命的苦汁和乐水的。

写作既然是一个寂寞的事业，为什么还要写呢？

我想，写作是来自一种不得不然，是内在的触感和燃烧。这就好像一朵花要开放，那是不得不然；一只鸟要唱歌，也是不得不然；一条河流要流出山谷，也是不得不然呀！

我总是相信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处“清泉之乡”，有的人终其一生不能开发，因而无法畅饮甘泉，写作的人则是溯河而上，不断去发现自己的清泉，并且翻山越岭，把那泉水担到市街上与人共尝。

寻找泉水并挑担到市街上的过程，是非常寂寞的，可是在市井中如果遇到知音，也有不寂寞的时刻，就像两朵云在天空相遇而变成了一朵云。

陌生的人为什么能相知相惜呢？为什么通过文字能超越时空、超越阻隔呢？

因为在最终极之处，有一种蓝比景泰蓝更蓝，有一种香比夜来香更香，使我们深信，每一个字、每一个思想都将在人间留下影响，也使我们无所怨憎、无所后悔地去实践并完成我们对生命的识见。

文学家岂是为了纪念馆、纪念日，或是一条街道而写作的呢？把公园、街道、学校、纪念馆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，是那些缺乏自信

的政客的标帜，哪里是文学家的追求呢？

文学家是为世间的有情心灵而写作的，是为自己的生命之泉而写作的，是为触及更蓝的境界而写作的。

此书有许多篇章谈到文化、教育、社会和政治，因为作为一个文学家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，不能独存于世间，对于现实事务的关怀，正是使社会走向更圆满之境的手段。何况，当我们说关怀众生、解救众生的时候，如果众生处在不公平、不公义的社会中，将不能得到解救；如果众生活在没有文化、没有品质的社会中，将无法得到提升与安顿。

这些年来，我写了许多现实而入世的文章，都是来自一个深切的认知——人心需要觉醒、社会需要改革，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就好像两千多年前，释迦牟尼佛讲出“众生平等”的教法，不只是在阐明佛性的平等，也是在打破封闭的阶级制度，重建社会的公平。

当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，时而感到寂寞，如同开在深山溪谷中的百合，独自维持灵醒的白，但也有不寂寞的时候，有如群树站立在晴空丽日之下，体会拂过的微风，看见了远天的彩虹。

不论寂寞或不寂寞，让我们维持着比景泰蓝更蓝的心吧！不要失去关怀的能力，不要让爱的泉源枯竭，不要断绝了更清明的希望。

让我们湛而又湛、蓝之又蓝，即使生活在浊恶的世间，也永不失去自清与无染的立志。

杜清玄

台北永吉路客寓

目
录



自序 蓝之又蓝

卷一 形影之间

形与影之间 · 003

不要失去桃花源 · 008

时代已经变成这样 · 012

梦的台北 · 016

比景泰蓝更蓝 · 020

不能使人巧 · 024

铁拐李的左脚 · 029

逐鹿天下，无限江山 · 033

地上的鱼 · 038

目 录



向北极靠拢 · 042

风乎舞雩，咏而归 · 046

牛肉汁时代 · 050

教育的涪水溪 · 054

文化艳星 · 057

莫扎特巧克力 · 061

卷二 沧海浮生

从最根深处站起来 · 067

荷珠 · 秀秀 · 猫的天堂 · 078

思想起随风飘去的陈达 · 087

带你去见洪通 · 097

在雾里生活 · 111

目 录



蓝天与黄土地 · 115

快打旋风 · 119

素面相见 · 123

想要弹同调 · 127

自然就是美 · 131

高阳身后事 · 135

更忠于原味 · 138

卷三 宽怀世事

台湾钱淹头壳 · 145

干净的选举 · 150

泛性与泛政治 · 154

公共意志与社会品质 · 158

目 录



匈牙利·吐鲁番·乌鲁木齐·162

陪郎客摇来摇去·166

台湾『廉政院』·170

施工中·174

红唇族·179

量贩与质贩·183

一元化的教育·187

十一点在街上行走·1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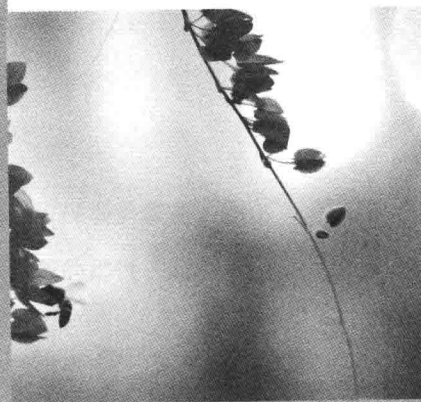
小难与巨蛋·195

荒野中建大厦·199

民俗村，马上办！·210



卷一
形影之间



泣露千般草

吟风一样松

此时迷径处

形问影何从

——寒山子

形与影之间

由于夕阳的关系，大屯山的山影整个投射在马路。那影子的线条十分优美，但是影子到底不是真实的山，正如所有对文学没落的思维、研究、检讨，都不如努力去创作。

与朋友去登大屯山。

秋气景明，我们沿着两旁种满箭竹的石板阶梯缓步攀高，偶尔停下来俯望红尘万丈的城市，以及在山间流动着的雾气，时有不知名的鸟，如箭凌空而过，留下清越的叫声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谈起了“文学死亡”的问题，大概是因为《蓝星》诗刊的停刊吧。

《蓝星》是仅存的一本大型诗刊，它的停刊等于正式为诗刊画下了休止符。

近年来出版的文学书籍普遍滞销，使得出版文学书籍的出版社